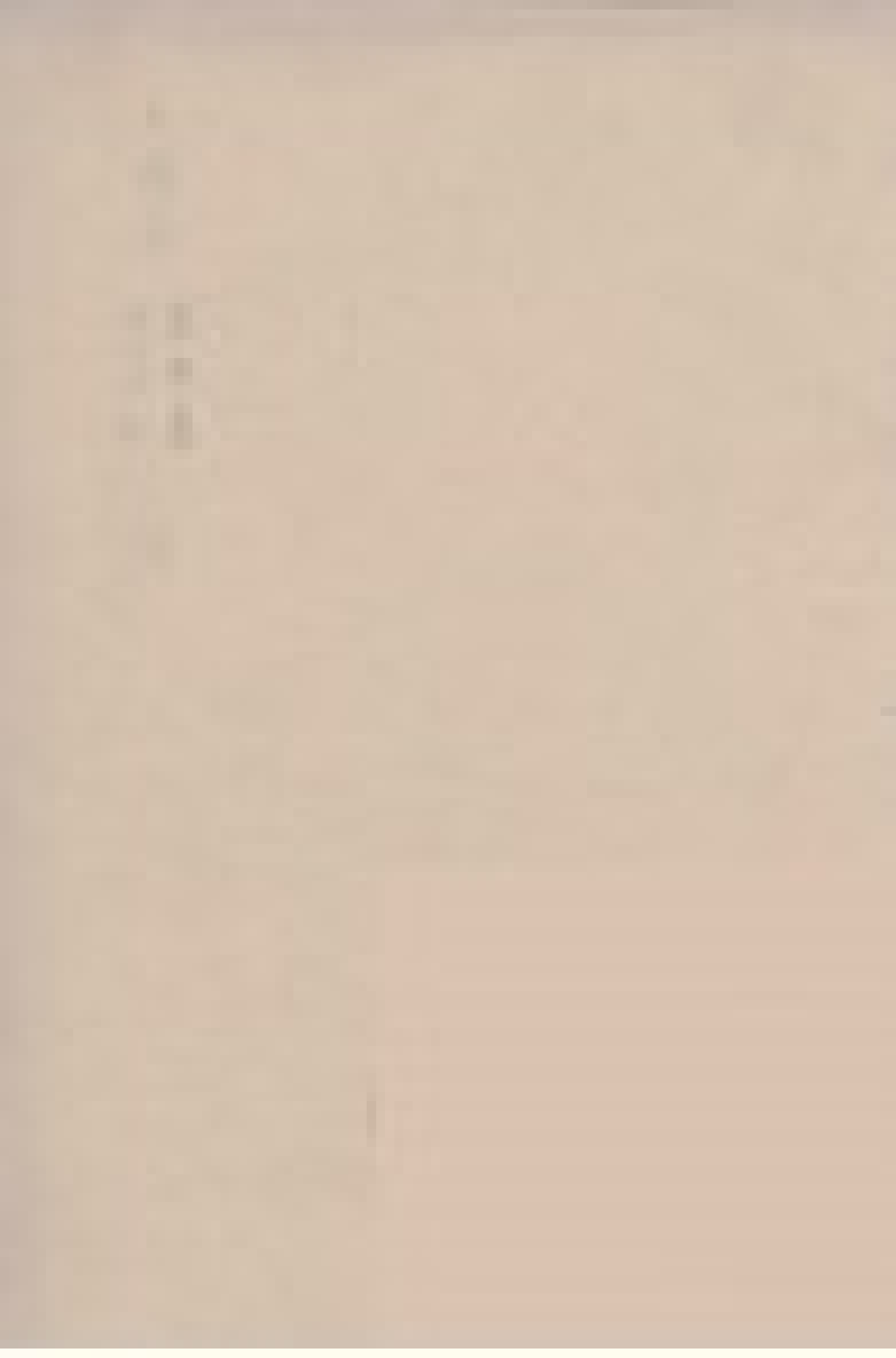




魏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己酉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孫曉

郭嘉董昭劉曄蔣濟

劉放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邱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

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

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

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

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況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

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

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

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昱又遣別騎絕倉亭

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

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

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

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

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曰太祖曰卿當終爲太祖
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
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
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
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
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
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
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尙有
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
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旣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天子都許以昱爲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尚書兗州尙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

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

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
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
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
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
闔門不出魏書曰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
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
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
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
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眾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
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
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
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
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昱性
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

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衛尉

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

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

諡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

望故位不至公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

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

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

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
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
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
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
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
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
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
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
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

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謏訥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

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
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宏
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
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
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
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
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
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
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
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
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

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
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

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
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
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
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
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
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

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傳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

疆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
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疆終爲所禽嘉竊料

之紹有十敗公有一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
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
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
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
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
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
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
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
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
謂婦人之恩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
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
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
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
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
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
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取征呂布